

洪秀全

▼▼
窝里斗是洪秀全失败的致命毒瘤！
读懂洪秀全，
就等于读懂了中国人！



阿毛
著

第八章 出山猛虎

▲“二兄真乃天人，智在弟先……”

▲邹鸣鹤侧着身子…先是嗅了嗅，然后猛猛地吸了几口……那烟从嘴角的小缝中一丝一丝地吐出……

▲“我只要阿莲”……

▲“长毛逆贼，我老向等候多时了！”

▲曹燮培道：“忠儿所言，句句在理……且依了他吧！“也罢！让他们为国尽忠去吧！”

▲望，望去…木桩上倒绑着一个人……宛若一根大蜡烛……曹启忠痛苦地抽动着…恐怖之极。

▲……来人正是天兄耶和華…“且砍下他的右臂！”……洪秀全右臂黑紫一片，宛若孤坟。

▲“给你吧！贵福哥哥！”……冯天养摊出了他手中的宝贝——一只小金龟。

▲……洪秀全以头撞地，血泪不止。

时值南方雨季。

已持续旬日的雨时大时小，使原本崎岖的山路更加难走。太平军大队人马正向东北开进，按洪、杨的密意目标直指广西省城——桂林府。

自永安突围后，连日的血战搏杀，这支队伍衣容不整，许多人赤手空拳，更有甚者，大部分士兵均不知终向何往，三五成群、议论纷纷，使队形长而散乱。远看去，倒让人以为是一

支溃军，然而从其豪情之仪、自信之言及虔诚之祷告中，你便会发现，这支看似不整的队伍像是一只出山猛虎，在舔着沾满全身的敌人的血迹的同时，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下一个猎物。

自金田团营以来，所有的教徒及家小皆随军行动，老弱病幼皆有，所以其行军速度很慢，像是大搬家，携家带口带物什的，见此情景，位于后列的南王冯云山甚为着急。他深知前后左右皆有清军，如此行事，恐怕要误大事！于是他忙令侍卫亲兵抬轿直奔中军而去。冯云山见及东王杨秀清，说明此意后，杨秀清略作沉思道：“三兄所言甚是，如此行动，有违兵贵神速之用兵之道，恐不及我军到时，妖兵已又重兵布防，桂林城坚难攻，大事难成矣！”

“某以为可令一员大将领八百精兵，从间道小路，偷袭桂林，或可事半功倍。”冯云山献计道。

“嗯！此计甚妙。前日我军在大洞所获清妖之旗帜、服装千余件，某以为此时可大有用场。”杨秀清双目炯炯地补充道。

两人小议之后，便齐至天王洪秀全处奏明情况，请旨行事。

大礼之后，杨秀清道：“二兄，日前桂林清妖空虚，邹鸣鹤疏于防守，向荣在荔浦方向堵截我军，赛尚阿亦不在城内，如能先遣精兵千余人易服间道，长驱偷袭桂林，则可弥补我天兵大队动作迟缓之先机也！”

洪秀全一听，十分赞同，当即准奏。随后若有所思，马上又道：“朕记得在永安时曾派人在桂林设点，情况如何？可否利用一下？”

杨秀清与冯云山相对一笑，道：“二兄真乃天人，智在弟先，我已与三兄议妥，准备马上派十余忠勇精明之士化装入城，与一个月前在桂林设点的李龙等人接头，先摸清清妖军情，待大军到时，里应外合，大功可成！”

三人议毕，冯、杨两人立即退下着手实施。

先由冯云山从侍卫中挑选了十八名精兵，由小头目邓小仔率领当下出发，先飞马星夜至桂林城郊，然后易服入城。

杨秀清则令北王韦昌辉亲率八百精锐，伪成清军小队，从小路偷袭桂林，约定三日后攻城。同时杨秀清又令西王萧朝贵领所部向南佯动，以掩盖偷袭桂林之真实意图。

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地进行着。

位于桂北漓江西岸的桂林作为广西省府，历来商贾如云，热闹非凡。自打咸丰元年洪秀全金田起事，广西战事吃紧，这里便人心惶惶，冷清了许多。但仍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尤其是那满街满巷的大小烟馆，是家家冒烟，户户透香。进进出出的人群，使烟馆的生意反比原来的还好。是何原因呢？原来，这满街少的是四邻八乡安分的百姓人家，多的是从各地调防的旗兵、绿营。

在早些时候的大清帝国，这旗兵和绿营可是保家卫国、内平外治、功威赫赫的，而现在，这些兵却都是黄鼠狼下崽子——一窝不如一窝了！除了打仗的本领不会，倒学得一身的十三行当。哪十三行当？却是：

坑、蒙、拐、骗、偷；

吃、喝、嫖、赌、抽；

咬牙、放屁、打呼噜。

样样齐全。

别的不说，单说那抽，若是大烟瘾来了，任你是天王老子旨令，刀砍剑劈吓赫，不给口烟抽，没门！当然，这只是心里话，那身体早已烂软如泥，口角流涎了，那难受的劲，还不如刀砍剑劈了呢！

说道禁？禁得了早禁了，那位一千年出一个的林则徐林大人，可谓是文武双全，肝胆照人了！他是力主禁烟的，虎门的一把火，让中国老百姓心里燃起了希望，可结果呢，这烟是越

禁越多了。到了这咸丰帝初年间，华夏大地之上的通都大邑、城乡市镇、甚至重门深巷，到处烟馆林立，触目惊心，上至王侯贵族、谋士大臣，下至庶民百姓，几乎社会各层，三教九流，莫不吞云吐雾，以此为快。

要说禁不了的原因，别的不谈，只说一样：那咸丰帝的亲老子道光爷便是个大烟鬼子，谁敢禁他？

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些旗兵、绿营倒不一定这么想，反正堂堂的广西巡抚邹鸣鹤是这么想的，当然，也是这么做的。

此时，邹鸣鹤侧着身子，微闭着眼，双手捧着镶金贴银的烟枪，先是嗅了嗅，然后猛猛地吸了一口、二口、三口，第三口是不马上吐出去的，而是将悬着的头平靠在枕头上。在足足憋了半分钟之后，才将那烟从嘴角的小缝中一丝一丝地吐出。

邹大人抽烟时是不允许别人打扰的，尤其是头三口。有个跟随他多年的老佣人邹贵，从邹鸣鹤赶考、出道，一直到眼下这般身份，一直前前后后照料着他，邹贵觉得功劳不小，关系非同寻常，有一次便不知好歹地闯了进来。邹鸣鹤见状，勃然大怒，将第三口烟猛地吐出，抽出悬挂墙上的宝剑将邹贵砍了个半死。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在邹巡抚抽烟的时候擅入了。

等邹鸣鹤过足了瘾之后，早已等在门外的臬司吴鼎昌才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递过折子后，道：“向大人前线来报，前日长毛反贼合力死战，在昭平山中大败副都统乌兰泰所部，长瑞、长寿、童光甲、邵鹤龄四总兵战死，副将成林、游击王瑞等及士兵四五百人尽皆阵亡。长毛贼已至平乐一带，依向大人之意，洪秀全有可能北窜，袭击桂林，望邹大人速作防范。”

邹鸣鹤听罢，猛地从床上跃起，问道：“向大人现在何处？”

“在荔浦一带堵防。”吴鼎昌答道。

“为何不回防桂林？”邹鸣鹤又问道。

“这…，怕是赛尚阿大人不以为长毛北窜，这只是向荣大人

猜测而已。”

邹鸣鹤听罢，摇着肥胖的身子在房里转了几圈，冷笑道：“哼！他向荣屡战屡败，怕是想找个借口回城吧！”

吴鼎昌见状，走上一步道：“邹大人，不管向荣是何居心，这城还是不得不防啊，因为长毛离此地并不很远矣，万一……。”

“城防我自会安排，你不用操心！”邹鸣鹤不容分辨地说道，“我让你操办的团练一事如何了？这可是赛尚阿钦差吩咐的要事啊！”

“大人放心，放心，卑职已同在籍官坤龙启瑞、朱琦等合力筹办此事，已募得三千人左右，正在加紧备练，备练，”吴鼎昌急忙答道，“只是……”

“什么？”邹鸣鹤问道。

“只是粮饷器械费用不足，大人可否拨出一些银两，此乃为守城大计呀。”

“皇上既谕明是在籍官坤操办，这费用自然也是他们自筹嘛！”邹鸣鹤无动于衷地回答道，“剿贼几年，本府捉襟见肘，臬司大人，这你是知道的哟？”

吴鼎昌听罢，心中暗骂，怒火上升，强忍着不便发作，正准备再求求情，邹鸣鹤的一个贴身随从鬼头鬼脚地溜了进来，在邹鸣鹤耳边低低地说了两句什么。

只见那邹鸣鹤突地神采飞扬，喜形于色，吴鼎昌一时不知头绪，正欲发问，邹鸣鹤却道：“吴大人，本府另有他事，费用问题容某考虑考虑，你下去吧！”

吴鼎昌无奈，过礼后走了。邹鸣鹤不及吴鼎昌出府，便急忙更衣从后门溜了出去，直奔云中楼去了。

云中楼位于桂林最繁华地段，两层木楼，一个大院，为桂林最有名气的青楼妓院。楼内养着二十多个天生尤物，一个胜过一个，直惹得富甲官宦、文人武将个个心猿意马，不思正事。

尤其是最近来了个绝世佳人，名叫阿莲，不仅人长得美奂美仑，而且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只是这阿莲生就傲慢冷漠，任你是何官何职，只要她瞧不上眼，连个笑也绝不给你。可这男人就是这么贱，越是这般可望不可及，越是口胃大涨，个个猴急。

邹鸣鹤可是这儿的常客了，自然，也是贵客。每次光临，邹鸣鹤还顾及些身份，总是从后门微服私人云中楼，随身只带刚才那位机灵的小随从小兴子。

小兴子到底跟邹鸣鹤说了些什么，竟让这位巡抚大人这般猴急地赶来呢？原来，邹鸣鹤对那位冰美人阿莲早使出了浑身解数，志在必得。无奈阿莲根本无动于衷，只是碍于老鸨吴婆的面子，曲意迎合一下而已，这位在广西地界数一数二的人物，金银珠宝使了不少，却这般失败，好不失落。正在挖空心思想办法的时候，这阿莲竟然主动请邹鸣鹤前去小饮几杯，可把邹鸣鹤乐坏了，哪里还有心思跟吴鼎昌谈什么城防、团练之事，飞也似地溜了进来。

这阿莲本名叫王诗仪，时年芳龄十七，广西贵县人氏，客家人，家资殷实。客家人自知无所依靠，故大都勤劳能干，因此日子过得红火，但这却遭到了当地土家人的忌恨，双方冲突不断升级，终于在道光三十年岁末爆发了一场大械斗，客家人势单力薄，终被打败。房舍多被焚烧，财物尽被抢掠，死伤无数。王诗仪的父母兄妹均遭毒手。

王诗仪在十六岁那年由媒婆作主许配给了邻村的李家长子李文龙作未婚妻，正准备过年开春嫁过去，可是李文龙一家也在这场土客大械斗中死活不知、下落不明；王诗仪举目无亲，倍感艰难，原想跟大家一起投奔洪秀全的上帝教会，但王诗仪自小缠足，上帝会只收无缠足之女，无奈之下，她只好背井离乡，寻找生路，不久便被人贩子看中，落入了风尘，从此改名阿莲了。

云中楼向北斜对面一个月前新开了个祥隆客栈，生意不错，从阿莲的房间推开窗便可看个透彻。阿莲经常站在窗前发呆，想着自己的身世，默默地流泪。

十几天前，阿莲正在窗前伤感，当她不经意地目光掠过祥隆客栈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自幼与李文龙邻村相识的阿莲自从许配给李文龙后，便情意笃切，早已将他的音容笑貌刻在了心上，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场合，只需那一瞬，她便能分辨出他。然而，阿莲却又不相信这是真的，在这种场合，这种时刻，这是真的吗？

这人正是李文龙，不过现在已改名为李龙了。他当年在与阿莲订下婚后，十分高兴，但在随后而来的那场土客大械斗中遭数人围攻，一家人生死不明，家产尽丧。李文龙奋起反击，连杀数人，带伤逃亡，后随石达开投了洪秀全的团营，参加了金田起义。为避仇家报复，改名李龙。在随后的战斗中，李龙在翼王石达开旗下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至永安时已封至师帅，深得石达开器重。由于李龙精明能干，起义前从商多年，被石达开选派至桂林设立客栈，以图大计。

李龙入城后，仅通过几天的时间便弄清了邹鸣鹤疏于防务，官军内部矛盾重重这一基本情况。杨秀清正是根据这一情况才向洪秀全建议攻取桂林，以资立足这一重大决策的。李龙深知这几日十分紧要，天国大计成败与否，他李龙是重任在肩的，故尚须得到一些准确的消息，可是他们所来时日不多，尚无什么特别渠道，李龙十分焦急。

巧的是，李龙布置的手下探到了一个新的消息，巡抚邹鸣鹤近日迷恋云中楼一名叫阿莲的美妓，连天数日都泡在那里，然而却甚是失意，正所谓流水有意，落花无情，那邹鸣鹤正于坐卧不安之间。李龙闻报大喜，他认为这是接近邹鸣鹤最快最有效的一个天赐良机。略加思索，李龙便顿生一计。

云中楼里一天到晚总是那么热闹非凡，到处是轻歌细语，香气袭人。老鸨吴婆摇着个肥胖身体到处张罗着，还不时与嫖客调笑着，好不自得。

这一日，吴婆刚刚不安地从后门送走邹大巡抚，正欲上楼训斥阿莲不知天高地厚，一转身，“哟！这不是隔壁的李大掌柜吗？”吴婆浪着声招呼道，“什么风把您也给吹来了，是专门来给小楼捧场的？还是看上谁了？”

来人正是李龙，他一身珠光宝气，气度不凡，见礼之后，李龙道：“今日闲来无事，特来拜访芳邻。”

“行了，”吴婆拉着长腔，用长指甲点着李龙的鼻子尖，淫声淫气地说：“别给我玩猫腻了，来我这的男人哪个不是馋猫饿狗，想吃肉了！来，若是不嫌老姐的肉老些，小老弟你要哪块我给块肉，怎么样？”说罢撩开旗袍，露出酥白的大腿。

李龙见此，知是嬉笑，便伸出二指，轻轻地撮了撮那白肉，然后又凑上去嗅了两下，笑着道：“吴姐果然好肉，又白又细，压根不老，只是臊味重了一些！”众人闻听轰然大笑，吴婆也笑得肥肉乱颤。好不容易止住了笑，吴婆道：“吴姐你是瞧不上了！怎么样？可有中意的？不然我叫几个宝贝出来您挑挑？阿香怎么样？她可是我的宝贝！”

“阿香？”李龙听罢故意皱着眉头，自信地道：“李某只要最好的！”

“哎哟，这阿香可不就是最好的！是我这儿身价最高的！”吴婆做作地道。

“怎么？”李龙故作不快，“瞧不起李某，怕给不起钱？”

“不，不，不，”吴婆连声说道，“阿香的确是最好的，千万别冤枉了老姐！”

“我只要阿莲！”李龙将茶杯轻轻放下，不容置疑地说道。

“哟，原来只是看中了阿莲哪！”吴婆故作惊奇地说道。“那

阿莲虽人长得美一点，可就是没个人情味，有什么好嘛！真不懂你们男人！”

“我只要阿莲！”李龙一字一顿地又说了一遍。

吴婆见此暗暗叫苦。想想一下，便把李龙拉至一旁，为难地说道：“实不相瞒，这阿莲的确出众，只是性子刚烈，绝不以身相陪。在早些天，许多客人都慕她而来，可如今，她只陪一个人！”

“哦！是谁？”李龙故意问道。

“就是本省巡抚邹大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老弟你何必为难老姐！”

“噢，是这样！”李龙笑了笑，“若是换另外个大人物，你成全不成全此事？”

“怎么？你是为别人而来，是何方大人物？”

“不为别人，只为自己！”李龙仍是一脸的轻松。“只是这大人物也为小弟做事而已，便是它！”说完从袖中拿出一大锭黄亮的金子递了过去，足有五十两，“怎么样？可否成全？”

“这，……这，老弟看你这是……这可为难老姐喽！”吴婆故作姿态，“反正都是为了赚钱，好吧，我就成全你。不过，老弟你不要声张出去，邹大人那可是得罪不起的！”说完连忙把金锭掖了起来。

接着，吴婆亲自领着李龙，直奔二楼阿莲房间去了。

到了房前，吴婆对李龙说道：“阿莲性情孤傲，待我先去劝劝，否则怕侍候不好您哪！”说完，敲门进了房内。

过了一会，吴婆笑嘻嘻地出来对李龙说道：“这阿莲是最听我的，您请进吧，只是她对所有的客人都一样，只陪茶闲坐，绝不作苟且之事。”说完便走了。刚走二步，却又折身低低地对李龙说：“千万不要相逼，阿莲性情刚烈，曾以死相对，我也无奈！”言毕独自下楼招呼去了。

你道吴婆此次这般容易说服阿莲？原来吴婆只说道对面邻近客栈李龙掌柜几个字时，阿莲便心中大惊，“李龙？怎么与李文龙只差一字，莫非上午那张熟悉的面孔……？”阿莲不及再想下去，便一反常态地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毫不知情的李龙依然风度翩翩，依然是那么自信，可当他躬身施礼后抬头的一刹那，他呆呆地怔住了……。

“文哥，真的是你？”阿莲先从良久的对视中反应过来。“还记得诗仪吗？”说完，身子一晃，已不能支。

“诗仪？诗仪？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李龙抱着阿莲的身体，拚命地摇着，显然他已乱了方寸。两人都哽咽无语，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如雨下。

良久，两人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便急切地询问着对方的劫后经历。两人便把各自的情况一一地讲述着。

当李龙此次来云中楼时，阿莲猛地站了起来，勃然作色，怒声说道：“李文龙！这才几日，你如何变得这般下作，至亲死活不知，便在此沾花惹草，你对得住谁呀！”说完已泣不成声。

李龙见状，心知其已误会，便不顾军情机密，将自己的身份及至云中楼的目的和盘托出，语言激动，慷慨激昂，阿莲方信不疑。

李龙的计划是准备用重金买下阿莲，然后献于邹鸣鹤，以期接近，故今日前来云中楼，准备与吴婆及阿莲商谈，不料苍天有眼，竟让这对苦命人在此相聚，真乃天上人间一个字——缘！

相倾相诉之后，阿莲急切地说道：“诗仪虽落风尘，但冰清玉洁，上天可鉴，文哥若不嫌恶，就快些带诗仪逃出此地吧！只要文哥愿意，到哪都成！”

看着阿莲哀求的眼睛，李龙真不忍心，真想和阿莲双双飞走他乡。李龙长叹短吁，在房内急切地走着，心里十分矛盾。

虽然入会时间不长，但李龙已是一个虔诚的拜上帝会教徒了，一名太平天国智勇可恃的将领了。他对天王洪秀全的崇拜已无以复加，他已离不开太平天国了。终于，李龙用理智战胜了儿女情长，他轻轻地扶扶阿莲的双肩，坚定但充满爱意地说道：“诗仪，数日之内，桂林必为我天军所得，到那时，你我则可如愿了！能否再委曲几日？就算为我，只几日，我保证！如何？”

此时的阿莲已判若两人，因为她心里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她答应了。

事已如此，李龙原先的计谋无法实施。时间紧迫，别无良策，于是李龙只得仍考虑利用邹鸣鹤迷恋阿莲这一条件。经过再三说服，阿莲终于答应假意取欢于邹鸣鹤，以便刺探军情，配合李龙行事。这才出现了邹鸣鹤置吴鼎昌议事于不顾，匆忙更衣奔云中楼那一幕。

此时，驻扎于荔浦的向荣心中十分烦燥，整日在帐中踱来踱去，脸色很是难看，卫兵见状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小心翼翼地各做各的事。自从洪、杨起事，向荣便鞍马劳累，苦心征战，谁知竟交上了背运，不知是将士不勇，还是太平军善战，反正向提督几乎就没有什么胜绩。眼见这次永安被围，他向荣志在必得，可竟又让太平军轻易地突围了，而且自己的部队又遭重创，尤其是前几日的大洞之战，四总兵战死，数千名士兵阵亡，其稍能战者，几尽殆尽。“再不立寸功，我向荣生不如死啊！”向荣边想边长叹道。

然而更令向荣挂心的却是桂林的防务，他总有种预感：太平军肯定不会放过桂林的！要命的是那赛尚阿刚愎自用，计谋拙劣；邹鸣鹤无德无能，不思防务。那桂林若有失，他那一家老小几十口……，向荣不敢再往下想，只觉心闷气短。

自太平军永安突围后，向荣就多次向赛尚阿建议应重点设

防桂林。就在昨天他还在赛尚阿那苦苦谏求。赛尚阿似乎已被打动，刚有所表态之际，忽接报云：太平军最精锐的西王萧朝贵已向南方方向运动。赛尚阿闻罢，便不再理会向荣的建议。向荣无奈，便差人送信于邹鸣鹤，请其加强桂林防务，等等。如前所述，邹鸣鹤不仅嘲笑其惧怕太平军，而且私下传言他向荣只顾家人，不察大局等，令向荣更为上火。他真想将本部撤防桂林，但一想起赛尚阿那柄“遏必隆”刀，便不寒而慄。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忽有军士报陈学才求见。这陈学才乃广西永安人氏，道光二十八年举人，在洪秀全占领永安期间，迫于形势，被裹胁入教，加入了太平军，因才气过人和小有名声而被石达开征召在翼王府做事，与翼王府上下官兵均有接触。但未几便对上帝教义及毁家团营、男女别行等做法深感厌恶，便借机偷溜出城，投了向荣军中。向荣与其早年有过一面之交，对其才智甚为欣赏，加之陈学才对太平军颇为熟悉，向荣便请其作为谋士，为其出谋划策。

见礼之后，陈学才急趋前道：“大人，卑职奉大人之令在金保墟之玉龙桥上巡察防守情形时，忽见桥边小路有一支绿营。某甚异之，欲问其何所属、何所往，均不予回答，径自疾穿而过，某以为其中必有缘故，特来通报于大人，请察之。”

向荣闻听，心中一颤，忙道：“有多少兵马？”

“大约千人左右，”陈学才忙答道，“皆神色匆匆、服饰颇新。”

向荣听罢，在帐内紧走了几步，转身问道：“你有何想法？”

“下官斗胆认为此乃长毛贼之奇兵也，其意在省府！”陈学才肯定地说道。

向荣面色严峻，头脑里急剧地思考着。良久，他猛地用拳头重重地砸在案上，断然说道：“立刻驰回桂林！”

由于大队人马不便行动，向荣便令副将坚守此地，自己亲率亲兵百人、飞驰回桂，陈学才被令同去。

为陈学才所怀疑的那一支清军队伍，正是韦昌辉所领的太平军奇兵，正择路快速扑向桂林，而先期出发的邓小仔等此时已到了桂林城南门外。

南门外不时进进出出着一些官兵，及一些做买卖的百姓，有一队清兵在吆喝着，不时地拦住他们认为可疑的过往行人搜查着。邓小仔见清军城上守军虽不甚戒备，但城下门卫仍是盘查严问，便令每人自检一遍，严防露出破绽，然后分几批化装入城了。

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都顺利地进了城。随后，邓小仔领人直奔祥隆客栈而去。早已等待多时的李龙等立即将其领入内房，以住客的身份，将邓小仔等十余人掩护起来。随后双方方便通报，商议起来。

李龙的行动还是颇为见效的。阿莲在曲意取欢邹鸣鹤数次之后，得到了宝贵的城内兵力、布防计划及其它一些情况。在详细地向邓小仔等人介绍完毕之后，李龙又道：“看来东王的佯兵之计效果不错，阿莲探知赛尚阿已认定太平军将南下，而不会北上，形势对我们颇为有利。”按事先约定，李龙与邓小仔决定派一名得力之人，即时出城，在城外迎接北王奇兵，将城内详情尽皆告之，并与城内内应约定攻城信号等。随后，李龙等各自准备武器，静等大军的来临。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着。

从荔浦至桂林足有二百里之遥，且多山路，颇为难行。但向荣心急若焚，严督亲兵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并以当地樵夫为向导，以抄近路。两日之内疾驰二百余里，第三日傍晚即达桂林，并绕至南门入城。入城后，向荣即行使广西提督之职，下令立即关闭南门、增加守备力量。向荣马过家门而不入，便直趋提督府。

在详细问及城内兵力及防守情况之后，向荣甚为忧虑，便

要陈学才去邹鸣鹤府第请其过来商议军情大事。未几，陈学才便急匆匆地只身而回，云邹巡抚不在府内，家人均不知其去向。向荣闻罢，大骂不止。其留守的副将低低地对向荣说道：“提督大人，近日传闻邹大人迷恋云中楼青楼女子，其此时定在彼处！”向荣听罢，冷笑一声，随带陈学才及十余随从直奔云中楼去了。

时李龙等万事俱备，只待大军到来，便里应外合，共取桂林。不料，一手下急匆匆地前来报告说：“南门突然关闭，守城人数猛然增加不少，其余各门均加强了警戒，城内闲人不得随意走动，不知何故？”李龙听罢，吃惊不小，不知城内出了什么事情。情急之下，李龙决定到云中楼摸摸情况再说。

此时邹鸣鹤正在阿莲那品茗听曲，急闻楼下一阵嘈杂，邹鸣鹤心中不悦，正欲下楼训斥一下，忽然门“砰”地一下被打开了，向荣冷笑着突地进来了。邹鸣鹤又羞又恼，十分难堪。偏那向荣只是冷笑又不作声。见向荣风尘仆仆的样子，邹鸣鹤连忙干笑几声，试图打破这种局面，道：“向将军一向可好？”

“好个屁！前方天天死人，怎比得上这云中楼养人！”向荣毫不留情地说道。

“向大人，话不要说得这般难听嘛！某日理万机，今日难得轻松一下，实不为过呀！”邹鸣鹤竟不知羞地说道。

向荣与邹鸣鹤，一主军、一主政，同为广西的顶尖级人物，矛盾由来已久，虽说提督比巡抚军权在握，但粮草军饷及诸多事端，还得求请于巡抚。故向荣此时压加怒火，以大局为重，请邹鸣鹤立即回府有要事相商，邹鸣鹤慷慨允之，两人在众人簇拥下，向云中楼外走去。

一行人刚走至二楼楼梯处，正遇李龙急匆匆奔了进来。李龙猛抬头，见邹鸣鹤及一帮清军走了过来，“啊呀！”一声，心中暗叫不好。便急忙低头改变方向，佯装向别人招呼过去。这一切并没有引起向荣、邹鸣鹤的注意，便却被一个人识破了天

机。谁？陈学才！陈学才猛见一个人匆忙走来，又匆忙躲开，一下子也没在意，只以为一般百姓见官如畏虎，但猛觉得此人眼熟。仔细一想，心中大吃一惊，“这不是石达开手下骁将李龙吗？他怎么会在这儿？莫不是太平军已进城了？”陈学才心中顿时紧张起来。刚出楼外，陈学才立即命令四名士兵在此把守，然后迅速地向已跨上马的向荣简洁地说明情况，向荣闻知十分震惊，当机立断，速调就近兵勇将云中楼包围了起来。数十名士兵高喊着：“捉拿长毛反贼李龙！”冲了进去。

李龙等向荣等人走后，刚刚进入阿莲的房间，尚未及诉话，只听楼外人马嘈杂，便从窗外望去，见数百名清军已将云中楼团团包围，正吃惊之际，猛听“捉拿长毛反贼李龙！”李龙听罢，情知事已泄露，不觉顿足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某今日上天堂唉！”言毕，猛地将阿莲抱在怀里，轻轻地吻了一下，深情地说了声“保重！”说完，飞身从窗口跳下。

“有人跳楼逃路啦！”李龙刚一落地，便被清兵发现，顿时被包围起来。李龙见状，情知难以逃脱，只好与清军搏斗起来。在连杀数名清军之后，李龙终因寡不敌众，身受重伤而扑倒在地，他用尽全力抬眼向阿莲的房间望了望，头一歪便死了。

被这一系列变故惊呆的阿莲从窗口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当她看见倒在地上的李龙向她投来最后的一瞥时，她猛然从心中迸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文哥！”便头向下纵身飘了下去，去追随她的文哥去了。

向荣见没有捉住活口，恼怒不已，便令人将吴婆推了过来，在辩明李龙身份之后，向荣立即命清军将祥隆客栈紧紧地包围住。并派人向里喊话道：“长毛反叛，李龙已被梟首，尔等速速来降，可免一死，否则，格杀无论！”

此时，邓小仔等人听得门外嘈杂并有撕杀声，心知不好，但因不见李龙回来，不敢妄动。及至被清军包围，邓小仔等便知

天机泄露，大事难成，便呐喊着：“杀尽清妖！共立天国！”纷纷冲出，与清兵血战起来，最终全部战死，无一投降。

向荣虽不曾得到活口，但也大致判断明了，心知情况十分危急。便下令全城备战，同时全力搜捕太平军奸细，以防内变，这样一来，向荣手中可用之兵实在无几。只得请邹鸣鹤速调所募团练前来守备。

从云中楼出来后的邹鸣鹤本又羞又恼，又见向荣如临大敌般杀戮警严，弄得整个桂林城一片惊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见向荣前来调兵，便不阴不阳地说道：“向大人既奉赛尚阿钦差大人将令回防桂林，如何不多带些兵将来？何故只有区区五六十人？”邹鸣鹤所说的五六十人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向荣所率百余骑因向荣严令催赶，星夜疾驰而掉队的掉队，迷路的迷路，摔死的摔死，等到城中一点，小半已失，只剩得五六十号人。见邹鸣鹤这般相问，向荣竟也没了豪气，支支吾吾地说道：“某得到可靠消息，桂林城危在旦夕，尚不及请命赛尚阿大人。”

“哦？这么说向大人可是擅离职守，私自行事呀！其罪莫大耶！”邹鸣鹤故作吃惊地说道。

这些话，向荣岂是不知，到了这个份上，他只有豁出去了，于是他站起来朗声说道：“若有闪失，自是向某承担，邹大人不必过虑。当务之急乃是桂林城防，请邹大人速将所募团练一并交于某布防！”见邹鸣鹤尚未作声，向荣又口气一转，低低地在邹鸣鹤耳边说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太平军真来，你我家小百十口到无所谓，只怕……。”

后半句话根本无需说出，只是把“家小”两字一提，这邹鸣鹤立时不再神气了。

等吴鼎昌等人将团练调至，向荣一看，直气得想吐血。只见那团练个个油头粉面、流气十足，更有甚者、哈欠连天，直淌口水。原来这些团练皆为城乡那游手好闲之人和一些兵匪散